

今
古
可
觀

五
卷
冊

今古奇觀

今古奇觀目次

卷上

- 第一回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一
第二回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七
第三回 滕大尹鬼斷家私……………一二
第四回 裴晉公義還原配……………一七
第五回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二二
第六回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二七
第七回 賣油郎獨占花魁女……………三一
第八回 灌園叟晚逢仙女……………四一
第九回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五二
第十回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七五
第十一回 吳保安棄家贖友……………六一
第十二回 羊角哀捨命全交……………六五
第十三回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六七
第十四回 宋金郎國園破棧笠……………七七
第十五回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八二

今古奇觀目次

卷下

- 第十六回 李沂公窮途遇俠客……………九六
第十七回 蘇小妹三難新郎……………一
第十八回 劉元普雙生貴子……………三
第十九回 俞伯牙碎琴謝知音……………一〇
第二十回 莊子休鼓盆成大達……………一四
第二十一回 老門生三次報恩……………一六
第二十二回 純秀才一朝交泰……………一九
第二十三回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二五
第二十四回 陳御史巧勘金釵鈿……………三二
第二十五回 徐老僕義憤成家……………三八
第二十六回 蔡小姐忍辱報仇……………四二
第二十七回 錢秀才錯占鳳凰儂……………五〇
第二十八回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五六
第二十九回 懷私怨狠僕告主……………六八
第三十回 念親恩孝女藏兒……………七三

一

第三十一回	呂大郎還金全骨肉……………	七七
第三十二回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八〇
第三十三回	女秀才移花接木……………	八三
第三十四回	唐解元玩世出奇……………	九二
第三十五回	王嬌鸞百年長恨……………	九六

第三十六回	十三郎五歲朝天子……………	一〇五
第三十七回	崑俊臣巧命芙蓉屏……………	一〇九
第三十八回	趙縣君喬裝黃柑子……………	一一三
第三十九回	誇妙術丹客提金……………	一一八
第四十回	逞多財白丁橫帶……………	一二三

今古奇觀卷下

第十七回 蘇小妹三難新郎

話說四川眉州有一個博學名儒姓蘇名洵字明允別號老泉當時稱爲老蘇所生二子大蘇小蘇大蘇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小蘇名轍字子由別號穎濱二子博古通今經綸素裕同科及第名重朝廷俱拜翰林學士之職又生一女名小妹聰明絕世資性過人十倍老泉十分珍愛使其讀書博學不事女工因此詩詞歌賦無不過人及長成一十六歲老泉立心要擇個天下才子爲配急切難得忽一日宰相王荊公着堂候官來請老泉遣王荊公諱安石字介甫未得第時有大賢名平時不洗面不洗衣老泉惡其不近人情異日必爲奸臣會作辯奸論以譏之荊公懷恨在心後見二蘇登科遂舍怨修好老泉亦因荊公爲相恐妨二子進取之路亦曲意相交是日老泉赴荊公之召二人對酌談論古今的事情荊公偶然誇他小兒王雱讀書一遍卽能背誦老泉帶酒答道誰家兒子讀兩遍不惟小兒如此就是小女也只一遍荊公乃大驚道如此說來眉山秀氣盡出公家矣老泉自悔失言連忙告辭荊公命童子取出一卷文字遞與老泉道此小兒窗課相煩點定蘇老泉納於袖中唯唯而回家睡至酒醒想道介甫將兒子窗課求爲點定必有求親之意這頭親事非我所願却又無計推辭沈吟到曉梳洗已畢爰出王雱所作細看真乃篇篇錦綉字字珠璣又不覺動了愛才之念欲看女兒緣分如何遂將文卷隱了姓名分付了媒道這卷文字是一少年名士所呈求我點定我不得閑送與小姐批閱閱完了速來回話了媒將文字呈上小姐便達大老爺分付之話小姐滴露研硃從頭批點須臾看完嘆道此必聰明才子所作但秀氣盡泄華而不實恐非長久之器遂於卷面批云新奇藻麗是其所長含蓄雍容是其所短以之取繭科則有餘享天年則不足後來王雱十九歲中了狀元未幾夭亡可見小姐知人之明這是後話且說小姐批完叫了媒納還父親老泉一見大驚道這批語如何叫介甫見得只得將卷面換去另加好批方才批完恰好堂候官來取老泉交收訖堂候官道相公慕小姐才華願結秦晉老泉道相府議親老夫豈敢不從只是小女貌醜不足以當金屋之選但訪問自知並非老夫推託堂候官回復荊公見卷面換了已有三分不悅又聞聽蘇東坡常與小妹互相嘲戲東坡一嘴鬚鬚小妹嘲云口角幾回無算處忽聞毛裏有聲傳小妹頰角凸起東坡嘲云未出庭前三五步頰頭先到畫堂前小妹又嘲東坡下頰長云去年一點相思淚至今流不到腮邊東坡又因小妹雙眼

微西復答云：幾回拭淚深難到，流却汪洋兩道泉。荆公聞此，以小妹容貌平常，遂將婚事不提。他人聽得相府姻事未就，慕而來求者甚多。老東都叫呈上文字，遞與小妹自閱。因有一卷文字，卷面寫着秦觀小妹批四句云：今日聰明秀才他年風流學士，可惜二蘇同時不然橫行一世。老東看了，已知女兒選中此人，分付門上秦觀秀才來時快請相見。誰知那秦觀字少游，他是揚州府高郵人，腹飽萬言，眼空一世。今雖銜玉求售，却怕損了自己名色，不肯隨衆人向前討信。老東見秦觀不到，反使人到他寓所請少游。心中暗喜，又想道：小妹才名得諸傳聞，未曾會面，試且又聞他額頭凸出，眼睛凹進，不知是怎樣醜陋，必親見一面方可放心。打聽得二月初一日，小妹要往東岳廟燒香，秦少游到了那日，早起梳洗，打扮得游方道人，頂挂數珠，手托鉢盂，來到東岳廟間，便等了片時。蘇小妹轎子已到，歇於左廊之下。小姐出轎上殿，少游已看見了，雖不妖嬈美麗，却也清雅幽嫻，全無俗韻，但不知他性情如何。待他燒香已畢，少游循左廊而上，在殿左相過，少游打個問訊云：小姐有福有壽，願發慈悲。小姐應聲答云：道人何德何能，敢求布施。道人又問訊云：願小姐身如翠樹，百病不生。小姐走着答道：隨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少游直跟至轎，到又問訊云：小娘子一天歡喜，如何撒手寶山。小姐隨口又答道：風道人恁地貪癡，那得隨身金穴。小妹一頭說，一頭上轎。少游轉身自言道：風道人得對小娘子千萬之喜，跟隨的老院子聽得怪，那道人放肆，方欲回身尋問，只見廊下走出一個俊童，對那道人叫道：相公這裏來更衣罷。那道人便先走去。老院子上前，低聲問那童子道：這是那位相公。童子道：是高郵秦少游。相公老院子便不言語，回家時與老婆說知，因此內外皆知了。小妹方才曉得那化緣道人是秦少游假裝的，付之一笑，不提。且說秦少游見小妹不醜，又兼應答如流，其才可知，遂親往蘇家求親。老東應允，少游擇吉納采下聘。此是二月初旬，少游急欲完婚。小妹看定他文字，必然中選。試期日近，欲要象簡烏紗，方許洞房花燭。遂向老東稟明，緩期少游只得應允。及到三月初三禮部大試之期，秦觀果然一舉成名，中了制科。來拜丈人，遂稟明完婚之事。兼求就在蘇府花燭。老東笑道：今日挂榜，便是上吉之日。今日便在舍下成親，如何。少游稱善。是夜月明如晝，二人雙雙拜堂，成就了百年姻緣。少游在前廳筵宴已畢，方欲進房，只見房門緊閉，壁中擺著一張小桌，桌上擺列文房四寶，三個封兒，三個蓋兒，一個是玉盞，一個是銀盞，一是瓦盞，青衣丫環立在門旁。少游道：傳話小姐說，新郎已到，何不開門了。丫環道：奉小姐之命，有三個題目在此。三試俱中方准入房。這三個封兒，便是題目在內。少游指着三個講道：這又是什麼意思了。丫環道：玉盞是威酒的，銀盞是威茶的，瓦盞是威水的。三試俱中，用玉盞飲美酒三杯，請入香房。兩試中了一試不中。

銀盞內清茶解渴。直待明日再試。一試中了。兩試不中。瓦盞內飲口淡水。勤在外廂讀書三月。少游笑道。我會應過制科。青錢萬選。莫說三個題目。就是三百個。咱何懼哉。了孃道。俺小姐不比尋常官試官之乎者也。虛應故事而已。他的題目極難哩。第一題是詩句一首。要新郎也做一首。合了出題之意。方爲中試。第二題是四句詩。藏着四個古人名。猜得一個也不差。方爲中式。第三題就容易了。止做七個字對兒。說罷取出一個紙封。遞過道。請新郎自看。少游拆看。是花箋一幅。上寫詩四句道。銅鐵投洪冶。蠶蠟上粉牆。陰陽無二理。天地我中央。少游想道。這題目。別人定猜不着。我會扮作道人在岳廟化緣。此四句乃含着化緣道人四句明明。我遂取筆寫詩一首於題後云。化工何意把春催。綠到名園花自開。道是春風真有主。人人不敢上花台。了孃見詩已完。將花箋從窗隙中塞進。高叫道。新郎交卷。第一場完了。小妹看詩。每句首一字合之。乃化緣道人四字。小妹微笑。少游又開一幅花箋。上寫道。強爺勝租有施。爲鑿壁偷光。夜讀書縫線路中常憶。母老翁終日倚門聞。少游看罷。即時注明首句孫權。二句孔明。三句子思。四句太公望。了孃也從窗隙中遞進。少游想道。眼看兩個題目。難不住我。第三題是個對兒。不足爲難。遂又折看。上寫云。閉門推出窗前月初看時。覺甚容易。細想來。這對出得儘巧。若對得平常。不見本事。左思右想。不得其對。東坡此時尚未會睡。且來打聽。妹夫消息。望見少游在庭中步來。步去。口中吟哦。閉門推出窗前月七字。右手作推窗之勢。東坡想道。此必吾妹以此對難之。少游爲其所困矣。思欲代對。忽見少游步了一回。偶然倚缸看水。東坡一見觸動靈機。咳嗽一聲。就地拾一小石子。投向水中。那水爲石所激。躍起幾點。撲在少游面上。水中天光月影。紛紛淆亂。少游當下曉悟。遂接筆對云。投石沖開水底天。了孃交了第三場試卷。只聽呀的一聲。房門大開。房內又走出個侍女。手捧銀壺。將美酒斟在玉盞之內。獻上新郎。口稱才才請滿飲三杯。權當花紅賞勞。少游此時意氣揚揚。連飲三盃。了孃擁入香房。這一夜佳人才子。好不稱意。後來少游以才名。被徵爲翰林學士。與二蘇同官。卽用三人並居史職。宮中宣仁太后亦聞蘇小妹之才。每每遣內官賜以絹帛。或飲饌之類。命他題吟。每得一篇。內官無不傳誦。聲播京都。其後小妹先少游而卒。少游思念不止。並不再娶。有詩爲證。文章自古說三蘇。小妹聰明勝丈夫。三難新郎真異事。一門秀氣世間無。

第十八回 劉元普雙生貴子

話說宋真宗時。西京洛陽縣。有一官人姓劉名弘。字元普。曾仕過青州刺史。六十歲上告老還鄉。繼娶夫人王氏。年尙未滿四十。廣有家財。並無子女。一應田園典鋪。俱託王文用管理。自己廣行善事。仗義疏財。四方無不聞知。時遇清

明節屈劉元普吩咐王文用備了牲物祭品同夫人各乘小轎，僕從跟隨，往先塋祭掃。到了莊上，灑奠已畢，夫人先回，自己留一家重相隨，閑行散步，遇一金真先生，手執招牌，上寫風鑑相法，無不通神。元普見是相士，正要下問，子嗣即請至家中，待過茶飯，元普端坐，求先生細想。先生相了一回道：觀君氣色，不但無子，壽亦在旦夕矣。元普道：學生年近古稀，死亦非天，但我生平日念濟危扶弱，失心日久，不知有何罪孽，遂自殄絕宗嗣。先生微笑道：使君差矣。自古道：富者怨之叢，使君廣有家私，豈能一一綜理，彼任事者，只顧肥家，不存公道，以致小民愁怨，使君縱然行善，只好功過相酬，耳恐不能獲福也。自此宣悉反其弊，益廣仁慈，多積多壽，多男特易耳。說罷，起身作別，不受謝金而去。元普知是異人，深信其言，隨將家管筆人，一一申飭，又暗自查訪前弊盡去，益修善事，不提。且說汴京有個舉子姓李名遜，字克讓，年三十六歲，夫人張氏生一子名彥青，小字春郎，年方十七，本西粵人氏，因家貧路遠，不便赴試，遂挈妻子流寓京師。却喜中了新科進士，除授錢塘縣尹，擇吉一同到了住所。那知貧儒命薄，到任月餘，得病不起，醫治罔效，看看至死。李克讓病中想道：咱無族可依，無家可奔，拋下寡婦孤兒，如何是好？久聞洛陽劉元普仗義疏財，不論認識不認識，但以情相投，無有不應。此人料可託妻倚子，想罷，便叫夫人扶起，坐下，又叫兒子取過文房四寶，正待舉筆，心下躊躇道：咱與他素無交情，難敘寒暄，這書怎寫？遂把妻子都遣開了，將空紙重重封固，上寫：尊弟李遜，書呈洛陽恩兄劉元普親拆，寫完遞與夫人道：我有個八拜為交的故人，乃青州刺史劉元普，今告退已回本貫洛陽，此人義氣千霄，汝母子將咱書去投他，料無推拒，倘蒙收錄，你必須教子成名，補補我未逮之志。汝已有遺腹兩月，倘得生子，仍使讀書，若生一女，將來許配良人，我雖死也瞑目，又分付春郎道：汝當事劉伯父如親父，劉伯母如母，又當孝敬母親，勸精學業，以圖登顯，咱死猶生，兩人垂淚受教，又囑咐道：我死之後，權寄柩於浮邱寺中，俟見過劉伯父，徐圖埋葬，但得入土可也，不須重回西粵，說罷，大叫一聲，倒在床上，已是叫喚不醒。張氏春郎哭得死而復生，苦無錢財，還虧同僚相助，買具棺木成殮，停了幾日，即寄柩浮邱寺中。張氏母子無奈，只得收拾行李，帶了遺書，投奔洛陽縣來。劉元普正在書房，閑觀古典，門上人報道：外有母子二人前來拜謁。元普分付請進，母子趨至跟前，行禮已畢。元普不識，正在欲問姓名，春郎即將姓名籍貫及父除授錢塘縣尹，一命身亡，臨終說有洛陽劉伯父是幼年八拜至交，遺書命來相投。一一說明，將書呈上。元普看了封套，好生詭異，及拆封看時，却是一張淨紙，沉吟不語，想了一回，猛然悟道：必然這個緣故。我今不要說明，遂收過書道：李兄果是咱八拜之交，指望再得相會，誰知已作古人，可憐可憐。今你母子就在此居住，便了。即

請出王夫人來說明來歷將張夫人讓至後廳認爲妯娌春即以子姪之禮自居當下設筵相待席間說起李君靈柩在任所寺中元普一例應承殯葬之專王夫人又與張氏細談方知他有遺腹酒散後送他母子南樓居住又撥幾個奴僕服侍自此豐衣足食母子二人感激不盡過了幾日元普聞張氏德性溫存見春郎才華敏捷愈加敬重遂命春郎日夜勤讀又一面發人往燒瘡扶柩元普一日與王夫人閑坐忽嘆息道咱觀春郎儀容志氣後必大成我若得這般一個兒子真可死而無恨夫人道咱屢勸相公娶妾只是不允如今定爲相公覓一側室管取宜男元普道夫人之言差矣咱雖遲暮你尙中年若天不絕我劉門難道你不能生育若命中該絕總是姪妾盈門也是無益說罷自出去了夫人見他只是如此言諱遂不與商議立個主意要私與丈夫娶妾恰好王文用有別事進京夫人把百金密交與他用一常往來的薛婆前去尋訪不提且說開封府祥符縣有一進士姓裴名習字安卿年登五十夫人鄭氏亡故止生一女名蘭孫年方二八儀容絕世裴安卿做了幾年陞任襄陽刺史立心要做好官帶領女兒擇吉赴任不數日到了襄陽蒞任半年真乃物阜民安詞清訟簡時正六月炎天安卿與女兒用過午飯暴暑難當安卿命汲井水解渴汲到飲了兩盃隨後叫女兒亦飲蘭孫飲了數口說爹爹這樣冷水怎生吃下許多安卿道休說這般折福的話你我有足這般暑天休說冷水便是泥汁也不能勾你爹爹比他豈不是神仙今吾意欲散禁那些犯人每日與他冷水一次俟交秋再作理會蘭孫道爹爹未可造次獄中罪人皆不良之人若輕鬆了他倘有不測受累即非淺安卿道我以好心待人豈貪咱分付牢子緊守監門便了次日升堂果命獄吏將囚人散禁牢中日給涼水須要小心看守獄吏應諾去了當下便去牢裏鬆放衆囚日給涼水日以爲常到了七月初一日獄中向例每逢朔望須祭獄神那日燒了紙衆牢子們都去吃酒散福直吃到黃昏時候一個個醞酏大醉那一千人犯初時見獄中寬縱已是起心越獄今見衆牢子醉了大家打開牢門逃出散去走脫及獄卒知覺報知安卿安卿連聲叫苦悔道不聽女兒之言以至於此這點起民壯分頭追捕多應是海底撈針難尋一個過了幾日只得報與上司知道上司察了一本不上半月聖上着司法差官前來扭解到京問罪裴安卿父女二人同了解差起程一日來到東京諭知舊日作縣官時住的房宅已被聖上抄沒看房宅的童僕分頭逃散並無地可以安身還虧鄭夫人在時與清貞觀女僧來往只得借他一間房子與小姐住下次日同押解差官入朝候旨下監齊大理寺獄拘禁即刻進牢蘭孫拿下些錢鈔暗下打點自己進監送飯不

料安卿年老力衰，受了驚恐苦楚，日夜憂思，飲食不進，住了幾日，長吁數聲而亡。獄卒報知小姐，小姐哭了個發昏，欲來領取父尸，又道是朝廷罪人，不敢擅便，無奈不顧生死，闖進大理司衙門，哭訴越獄，由大理寺卿見他這般光景，惻然動情，即進一道表章，上寫云：大理寺卿臣某，勘得襄陽刺史裴習，撫字心勞，隄防政拙，雖獄禁多疏，自干天譴，而反情無據，可表臣心。今已斃命，宜從寬貸，伏乞速降天恩，赦其遺屍歸葬，以廣朝廷優待臣子之心。臣某惶恐上言。真宗也是個仁君，見裴習已死，亦不欲苛求，即批准了表章。蘭孫得了個消息，將身邊所剩餘銀，買口棺木，僱人抬出尸首，成殮，停在清貞觀中，祭奠了一番，哭得死而復生。此時錢鈔已空，雖是有了棺木殯葬之資，毫無所出。蘭孫有個母舅鄭公，似可幫助，怎奈現任四川節度使，攜眷前去，路途遙遠，不能搭救。左思右想，無計可使，只得寫了賣身葬父四字，手執草標，跪在靈前禱告道：爹爹陰靈不遠，保孩兒前去得遇好人，祝罷起身，含着眼淚，忍着羞辱，沿街市自己賣身去了。片時遇見一個老媽媽，正是薛婆，見他手執草標，知他賣身，喚蘭孫到一僻靜所在，問其姓名來歷。小姐一訴明薛婆道：你雖是官家之女，既要賣身，少不得做個偏房。小姐道：今日爲了父親，殺身亦所不惜，何況其他。薛婆道：既如此，洛陽縣刺史劉老爺，年老無子，夫人王氏要與他娶個偏房，那刺史爲人義氣，王夫人德性又好，小姐到彼，雖則權時落後，儘可終身快活，未知尊意如何。蘭孫道：臣憑媽媽主張，只是賣身爲妾，有辱門庭，只說是小家女罷。薛婆點頭道：是，遂引蘭孫到王文用寓所。薛婆對他說知備細，王文用見小姐傾國傾城，料必中姑娘之意，向薛婆問了價，兌了百兩紋銀。小姐接了，就要去經營葬事。薛婆道：小娘子你孑然一身，如何完得葬事？不如到洛陽成親之後，那時求劉老爺，差人埋葬，何等容易。小姐只得依允。王文用是個忠誠才幹之人，見是要與姑夫爲妾的，不敢怠慢，叫薛婆與他作伴，自己做完了他事，駕車起行。那日來到家中，王文用見過姑娘說明，自往解庫中去了。薛婆陪他進去，叩見了夫人。王夫人見小姐容貌，甚是歡喜，賞薛婆銀五兩去了，便收拾房屋，與他居住。養娘伏侍，次日便向元普道：你今壽近七旬，並無子嗣，常言道：無病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久欲與你納一側室，未得其人。今娶得汴京裴氏之女，才色兩絕，願相公立爲偏房，或者生一男半女，也是劉門後代。劉元普道：老夫恐怕命中無嗣，不欲耽誤人家幼女。誰知夫人如此用心，今且喚他出來，見咱。當下裴小姐移步出房，倒身下拜。劉元普見他舉動容貌，已知不是下等之人，便問他姓名、人家及賣身情事。小姐道：妾乃汴京小民之女，姓裴名蘭孫，因父死無資，故賣身殯葬。雖然如此說，不覺暗地裏偷彈淚珠。元普一見，又問道：你不必哄我，我看你不是民家之女，可對咱實言，與你作主分憂。便了小姐被問再三。

只得將父親放囚獲罪緣由。從頭至尾細說。止不住淚如泉湧。元普大驚。亦不覺泪下道。夫人幾誤老夫。可惜一個好官。遭此禍害。小姐身既無依。便住在咱這裏。待老夫選擇地。基墳葬尊翁。小姐道。若得如此。周全恩同天地。相公先受賤妾一拜。元普忙令養娘扶起。分付好生伏侍。走出廳堂。即差人往汴京。迎裴使君靈棺。不多幾日。恰好與錢塘李縣令。一齊到了。元普命人共停在一箇花廳之上。備了兩席祭品。張氏領了兒子。哭拜了亡夫。裴小姐哭拜了亡父。請了箇地理先生。選擇了兩塊好地。單等臘月吉日。方才安葬。一日。王夫人又對元普道。那裴氏落難之中。得公公救授。又與他葬親。蒙此大恩。他必甘心作妾。既是名門之女。或者有些福氣。誕育子嗣。非但相公有後。他也終身有靠。未為不可。願相公思之。元普勃然作色道。夫人說那裏話。咱欲娶妾。自可別圖。豈可污壞使君之女。說罷。想了一回。道。我也呆了。何不索性認他為女。斷了夫人這個念頭。便叫了嬾請小姐出來。說道。令尊翁合我同為刺史之職。咱今年華高。邁子媳全無。小姐若不嫌棄。欲待為嬾蛉之女。小姐意下如何。小姐道。相公夫人收養賤妾。正是重生父母。即身為奴。早晚伏侍。亦所心願。况義女乎。今日就拜過爹媽。說罷。就倒身拜了八拜。自此便叫元普夫婦。爹爹。母親。十分孝敬。元普夫婦不勝歡喜。一日。夫人道。相公既認嬾孫為女。須當與他擇婿。嬾兒王文用。青年喪偶。才幹敏明。也不辱了女兒。何不成就他。成就元普微笑道。內姪繼娶之事。少不得在老夫身上。你只管打點妝奩。咱自有主意。夫人依言。元普擇了箇成親吉日。到了期。大排筵席。備請鄉里親友。并張氏母子。內姪王文用。一同赴喜筵。眾人只說是劉元普納妾。王夫人亦認是與姪兒成婚。不料元普命人捧出一套新郎衣裳。擺在堂上。拱手向眾人道。列位高親。聽弘敬一言。敬聞利人之色。不仁乘人之危。不義襄陽裴使君。以縱囚身死。遺女蘭孫。年已及笄。刺妻欲納為妾。弘敬實乏子嗣。不忍污辱使君之清德。內姪王文用。雖有總理之才。却非仕宦中人。亦難以配使君之女。惟我故人李縣令之子彥青者。既出望族。又值青年。貌如潘安。才比子建。誠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者也。今日特為兩家成其佳耦。諸公以為何如。眾人齊稱。劉公德。李春郎却待推遜。元普那裏肯從。將新郎衣裳。與他穿戴了。笙歌鼎沸。燈燭輝煌。幾個了嬾孫擁着裴小姐出來。二人立在花廳之上。交拜成禮。劉元普送至南樓。結彩合巹。又把千金妝奩。送將過來。元普自回去陪客。大吹大擂。直飲至五更方散。這裏洞房中。一對新人。正是佳人遇着才子。這一宵歡愛。自不必說。次日天明起來。夫婦去見母親張氏。張氏領着去見元普夫婦。萬分稱謝。又備了祭物。命兒子去拜奠了岳父。媳婦奠了公公。光陰荏苒。不覺臘月中旬。當葬吉期已到。元普聚起匠役人工。抬了一對靈柩。到墳塋上來。張氏一家俱帶重孝。相送當下埋棺封

士已罷，各立一碑。一書宋故襄陽刺史安卿裴公之墓。一書宋故錢塘縣尹克讓李公墓。只見山水環繞，二塚相連。元普又設三牲祭物，舉哀拜奠。張氏二人放聲大哭，哭罷一齊跪着。元普倒身下拜，元普連忙答拜，謙讓未遑，略無一毫自矜之色。遂大家回來，是夜元普睡至三更，只見二人蛾冠袞衣，向元普叩拜，口稱恩人。元普忙扶起道：二位尊神，何故降臨？那左邊一位道：某乃襄陽刺史裴習，此位卽錢塘縣令李公克讓也。上帝憐我二人清忠，封某爲天下都城隍。李公爲天曹府判官之職，某繫獄身死，幼女承公大恩，賜之佳婿，使咱二人冥冥之中，遂爲兒女姻眷。此恩難報，萬一吾二人已表奏天庭，上帝鑒公威德，官加一品，壽益三旬，生子雙貴。那右邊一位說道：某與公素無交情，故以空言寓意。公一見卽明，慨然仗義，養生送死，已出殊恩。淑女承祧，尤爲意外益壽添嗣，未足報洪恩之萬一。今遺腹小女鳳鳴，明早出世，敢以此女奉長郎君箕箒，公與我媳，亦與公媳，略盡報効之私。言訖拱手而別。元普送出，被二人用手一推，忽然驚覺，卽將夢中所見所聞，告知夫人。夫人道：相公大德，古今罕有，自然得福。神明之言，諒非虛語。元普半信半疑，次早元普思想夢中之言，起來走至南樓，正要說與他二人知道，只見李春郎夫婦走來相迎，道：母親今早生下小妹妹，又各有異夢，正要到伯父處報知，賀喜。豈知伯父已先來了。元普聽說張氏生女，夢已有驗，只是自己不會有子，不好說得。當下問了張氏平安，二人彼此將夢說明，總是一樣。劉元普暗暗稱奇，因房裏夫人說知，夫人親到南樓賀喜，及滿月時，張氏抱女來見伯父伯母。元普問女何名，張氏道：小名鳳鳴，是亡夫夢中所囑。元普見與己夢相符，愈加驚訝。且說王夫人年已四十，忽然喜食鹹酸，時常作嘔。元普延醫看脈，那先生對道：是有喜的氣脈，不消服藥，不久自愈。元普也不深信，過了幾日，夫人果然病好，但覺腰腹日重，裙帶稍短，眉低眼懶，腹脹乳高，日月易逝，不覺到產期了。元普不由不信，喚一穩婆來家，那日夫人便覺腹痛，衆人齊來伏侍，分曉只聞異香滿室，仙音嘹亮，不多時，產下一子，只見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十分魁偉。夫婦歡喜無限。元普對夫人道：誠如夢中，裴李二公之言。此子天所賜也。遂取名天祐。字夢禎。轉眼滿月，張氏一家合衆親友齊來慶賀，直吃了五六天筵席，不提且說春郎自成婚，葬父之後，益潛心書史，以圖上進。元普又扶持他，入了國子監，正欲要商置到京，赴舉，恰遇鄭公府中差人來接，原來裴小兒的母舅鄭節度使，數月之後，已內召爲樞密院副使，遷京之日，知妹夫入獄身亡，甥女賣至洛陽，及這人至洛陽探聽，方聽得劉公仗義，全婚，稱歎不已。因爲思念甥女，故使人來接甥女甥婿，赴京相會。春郎得知此信，欲扶母同去，遂稟過劉公夫婦，擇日起程。元普設宴餞別，說起夢中之事，元普向張氏道：老夫夢中得見令先君，說令愛與小兒有姻緣之分，倘蒙不

棄願結葭華。張氏欠身答道：「摩蒙伯父大恩，豈惜一女。備母子孤寒如此，未敢仰攀。倘然公子成名，當以小女奉令節箕箒。越時酒散，劉公又囑咐蘭孫道：「你丈夫此去前程萬里，暗二人在家安樂，且汴京離此不遠，自然常寄信息。孩兒不必掛念。婦人各戀戀不捨，垂淚登程去了。此時公子對天祐已到周歲，奶子抱着公子往外閑步。養娘朝雲年方二八，頗有姿色，他一時高興起來，接過公子玩耍，偶然失手，將公子頭上跌了一個跔蹉，奶子大怒罵道：「你豈不知他是老爺夫人的性命，若是知道，須速累嚼吃苦。我今去告訴老爺夫人，看你這小賤人能逃得過邊頓打否。」說罷，抱着公子氣憤憤的就走。朝雲一時性發，也接應道：「你這樣老豬狗倚仗公子勢力，便出口罵人，我從不見有七十歲上養頭生的，知他是拖來的，抱來的呢？」那奶子進去一五一十，竟將朝雲話對劉公說了。元普聽罷，默無一言，到了晚間，同夫人吃罷夜飯，自往書房中安息，分付女婢喚朝雲來，朝雲懷着鬼胎，戰戰兢兢的，立在前，只打點領元普命，眾人退去，便叫朝雲閉門。近前道：「人之不能生育，多因交會之際，精力衰微，淫而不實故也。你今說我年老，不能得子，遂把抱別姓借異種的邪話疑咱。我今夜留你在此，正要與你試一試精力，消你這點疑心。說罷，命朝雲扶持，一同上床。朝雲不敢違拗，元普雖是年老，精力強健，朝雲只得忍些疼痛，承受約有更大，陽洩而止。二人睡到天明朝，雲自進去了。劉元普起身對夫人說知，夫人只是笑。衆女婢和奶子多說老爺一向正經，而今到這般老沒志氣，誰想只此一宵，朝雲便有娠了。元普見他有娠，即與夫人商議，納爲後房。及十月滿足，朝雲腹痛難禁，亦聞得異香滿室，生下一子，方在落地，只聽得外邊喧嚷，元普出來看時，却是報李齊郎狀元及第的。元普見姪兒登第，不事負他仗義之心，又正值生子之時，也是個大大吉兆，十分歡喜，報喜人呈上李狀元家書，元普拆看道：「姪子母孤孀，得延殘息足矣。賴伯父保全終始，遂得成名。皆伯父之賜也。邇來二尊人起居，想當佳勝。本欲給假一候，算頭，待講東宮，不離朝夕，未得如心。姑寄御酒二瓶，爲伯父娛老之資。宮花二朵，爲賢弟鼎元之兆。臨風神馳，不盡鄙忱。姪子齊郎叩稟。元普看畢，收了御酒宮花，進內與夫人說知。適公子天祐走來，元普遞宮花與他道：「你哥哥在京得第，特寄宮花與你，願我兒他年，瓊林湯宴。與哥哥今日一樣。」公子欣然接去，向頭上亂插。整爹娘唱個深諾，引得元普夫人歡喜無限。元普遂修書賀喜，取官生次子之事，打發京中人去說，便把御酒祭奠了裴李二公。然後與夫人同飯，又將次子取名天賜，字夢符。兄弟日漸長大，元普延師訓誨，十分聰明，不提。且說李狀元在京，那鄭福密與夫人韓氏，止生一女，名素絹，尚在襁褓。只因姐夫姐姐早亡，甚愛甥女，故李氏一門，在他府中十分相得。李齊郎自及第後，授了東宮侍讀之職，深得皇太子之心，十有餘

年，真宗駕崩，仁宗登極，優禮師傅，便陞李彥青爲吏部尚書。那元普仗義之事，仁宗爲太子時早已稔知。當日又上一本懇賜還鄉祭掃，并乞褒封。仁宗頒下詔旨，錢塘縣尹李遜追贈禮部尚書，襄陽刺史裴習追復原官，各賜御酒一筵。青州刺史劉弘敬以原官加陞二級，尚書李彥青給假半年，還朝復職。李尚書得旨，便合同衆人等謝別了鄭樞密，同歸洛陽。一路上車馬旌旂，炫耀數里，府縣官員出郭迎接。及至元普門首，元普夫婦聞知，忙排香案迎接聖旨，收拾已畢。張老夫人、李尚書、裴夫人俱紅袍玉帶，領着鳳鳴小姐一齊拜倒在地，稱謝宏恩。元普扶起尚書王夫，扶起夫人小姐，就喚二公子來相見。衆人看見兄弟相貌非凡，都稱贊道：「恩人生此雙璧，無非積德所招。遂排設御祭，祭裴李二公祭畢，而同排宴賀喜。元普道：『老夫有一言，含藏十餘年矣。今日不敢不說。』令先君與老夫生平無一面之識，當時母子來投拆書觀時，並無半字。老夫思想，必是難敘衷情，故把空書藏着啞謎。老夫當日認假作真，所稱八拜爲交者，特虛言耳。如今賢姪功名成就，耀祖榮宗，老夫若再不言，是埋沒令先君一段苦心也。遂將原書遞與尚書母子展看。母子號慟感謝。當下元普又提起與長公子求親之事，張氏夫人慨然允諾。裴小姐因起身道：『奴受爹爹厚恩，未報萬一。今母舅鄭公有一表妹，名素絹，與次弟同庚，奴願爲作伐，結爲秦晉。元普稱謝。當日無話。次日元普就與天祐聘了鳳鳴小姐。李尚書一面寫表奏聞，空函認義之事，又修書與鄭公議親。仁宗看了表章，龍顏大悅，驚歎劉弘敬威德，遂頒恩詔，除建坊旌表外，特以李彥青之官封之，以彰殊典。鄭公素知劉公高義，求婚之事自無不從。李尚書既作了天祐舅爺，又做了天賜中表連襟，親上加親，更覺親熱。以後天祐狀元及第，天賜進士出身，兄弟同榜。元普面看二子成親，又各生子，忽一夜夢見裴公來拜道：『某任都城隍已滿，乞公早赴佳期。上帝已有旨意，次日無疾而終。恰好百歲。王夫人亦壽過八十年。尚書夫婦痛哭非常，認作親生父母，心喪三年。雖劉氏自有子孫，李尚書却年年祭掃。這叫做知恩報恩。惟裴氏無後，亦是李尚書將書鄭夫人概與裴公合葬。後來也是李氏子孫，世世拜祭。自此世居洛陽，不問西粵。裴小姐所生三子皆出世貴顯。那天祐直做到平章事，天賜做到御史大夫。元普夫婦屢受褒封，子孫昌盛，皆明德之報也。今有詩爲證。陰陽總一理，禍福惟自求。莫道天公遠，須看劉刺史。」

第十九回 俞伯牙碎琴謝知音

話說春秋戰國時，有一名士，姓俞名瑞，字伯牙。楚國郢都人氏。即今湖廣荊州府也。伯牙身隸楚國，却仕於晉，爲上大夫。因奉晉主之命來楚國修聘，那日來至郢都朝見楚王，致了晉君之命。楚王設筵款待已畢，那郢都乃桑梓之地，自

然去拜掃墳墓。看看親友。但君命在身。不敢久留。公事方完。卽拜辭楚王。楚王贈以黃金彩纜。又因來時陸行太勞。撥一隻大船相送。船行之日。羣臣相送至江頭。而別。伯牙是個風流才子。一路行來。看不盡江山景致。一日到了漢陽江口。時當中秋。夜來泊舟山下。月光倍明。伯牙無聊。命童子焚香燼內。又分付捧琴囊。置於案間。伯牙開囊取琴。調絃轉軀。彈出一曲。曲猶未終。琴弦忽斷一根。伯牙大怒。叫童子命左右人上岸去檢視一番。看看聽琴之人。否左右領命。正欲上岸。忽聽岸上有人道。舟中大人不必見疑。小人因打柴歸晚。聞君雅操。少住聽琴。伯牙大笑道。我樂人敢云聽琴二字。何其狂妄。我也不計較了。分付他快去罷。那人高聲道。大人出言差矣。豈不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大人若欺山野中無聽琴之人。這夜靜更深。荒崖下也不該有撫琴之客了。伯牙聽他出言不俗。卽走出艙門。問道。岸上君子。既是聽琴。自識琴音。可知我適才所彈何曲。那人道。大人所彈乃孔仲尼數顏回之卒。譜入琴聲。其詞曰。可惜顏回命早亡。教人思想髮如霜。只因陋巷簞瓢樂。到這一句。弦就斷了。不會撫出第四句。小子還記得。留得賢名萬古揚。伯牙聞言大喜。命左右人安了跳板。隨扶手請那人來至船上。果然是個樵夫。頭戴笠笠。身穿草衣。手持尖擔。腰插板斧。脚踏芒鞋。手下人便下眼相看。吩咐道。下艙去見咱老爺。叩頭問你什麼言語。小心答應。那人置若罔聞。不慌不忙。將板斧尖擔。放在艙外。走入艙來。見了伯牙。長揖不拜道。大人施禮了。伯牙舉手道。賢友免禮罷。叫童子看坐在側。那樵夫也不謙讓。公然坐下。伯牙問道。你既來聽琴。必知琴爲何人所造。撫琴有甚好處。樵夫道。既承下問。小子敢不傾談。想當時伏羲氏見五星之精。飛墜梧桐。鳳凰來儀。乃百鳥之王。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非梧桐不棲。伏羲氏知梧桐乃樹中之良材。奪造化之精氣。堪爲雅樂。令人伐之。截爲三段。分天地人三才。上一段其聲太清。而過輕。下一段其聲太濁。而過重。惟取中一段用之。其聲清濁兩濟。輕重相兼。置長流水中。浸七十二日。取出陰乾。擇吉日。選高手指。人劉子奇。斲成樂器。做瑤地之樂。故名瑤琴。長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闊八寸。按八節。後闊四寸。按四時。厚二寸。按兩儀。有金童頭。玉女腰。仙人背。龍池鳳沼。玉軫金徽。那徽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中徽。按閏月。施五絃在上。外按五行。金木水火土。內按五音。宮商角徵羽。舜揮五絃。琴歌南風。天下大治。周文王囚於羑里。長子伯邑考。添絃一根。清幽哀怨。謂之文絃。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添絃一根。激烈發揚。謂之武絃。先是宮商角徵羽五絃。後加二絃。稱爲文武七絃琴。此琴有六忌。七不彈。八絕。何爲六忌。一忌大寒。二忌大暑。三忌大風。四忌大雨。五忌迅雷。六忌大雪。何爲七不彈。開喪者不彈。心紛不彈。事冗不彈。不淨身不彈。衣冠不整不彈。不焚香不彈。不遇知音。

者不曉。至於八絕清奇幽雅。悲壯悠長是也。此琴撫到盡善盡美之處。虎闐而不嘯。猿聽而不哀。乃雅樂之最良者也。伯牙聽罷。便起敬道。足下既知樂理。當日孔子鼓琴室中。顏回自外入。聞其聲。幽沉。疑有食穀之意。怪而問之。仲尼曰。吾適鼓琴。見猿掛鼠欲其得之。此食穀之意。遂露於絲桐。顏回之聞聲。心知如此。今下官撫琴。心有所思。足下能知之否。樵夫曰。大人試撫弄一過。小子任心猜度。若猜不着。休要見罪。伯牙將斷絃重整。撫琴之下。意在高山。樵夫贊道。美哉。巍巍乎志在高山也。伯牙又凝神再鼓。其意在於流水。樵夫又贊道。美哉。湯湯乎志在流水矣。伯牙見道着他的心事。便推琴讓之。賓位命童子獻茶。茶罷。又命取酒對酌。道。先生高名雅姓。尊居何處。那樵夫欠身答道。小子姓鐘名徽。字子期。家住馬鞍山樂賢村。請問大人高姓。榮任何處。伯牙道。下官俞瑞字伯牙。仕於晉朝。因修聘問而來。以下官微才。且食君祿。似先生這等抱負。何不求取功名。立身廊廟。功垂竹帛。今乃混跡樵牧。與草木同朽。竊為先生不取也。子期道。小子上有二親。下無手足。採樵度日。以盡父母之天年。雖位為三公之尊。不忍易我一日之養也。伯牙道。如此大孝。益發難得。不知先生青春多少。子期道。虛度二十有七。伯牙道。下官年長一旬。先生若不見棄。結為兄弟。庶不負知音契友。子期道。大人乃上國名卿。吾乃窮鄉賤子。怎敢仰攀。伯牙道。下官碌碌鳳凰。得遇高賢。結契實乃萬幸。富貴貧賤。非所計也。遂命童子再添爐香。與子期頂禮八拜。伯牙為兄。子期為弟。拜罷。復命童子取燖酒共飲。談心敘話。直談到月淡星稀。東方既白。水手要開船前行。子期起身告辭。伯牙道。愚兄餘情不盡。意欲屈賢弟同行數日。未知可否。子期道。小子非不欲相從。怎奈二親年老。父母在不遠遊。伯牙道。回去告過二親。到晉陽去看愚兄一番。這就是遊必有方了。子期道。小弟不敢輕諾。而寡信。許了賢兄。就當踐約。萬一稟明二親。不允前去。使仁兄盼望於千里之外。小弟之罪大矣。伯牙道。賢弟真至誠君子也。也聽明年還是咱來看賢弟子。期道。仁兄明年何時到此。伯牙屈指道。昨日是中秋。今日十六了。我來仍是這兩日罷。鍾子期道。既如此。小弟來年此時。准在江邊拱立伺候。就此告別了。伯牙道。賢弟且住。命童子取過黃金兩笏。雙手捧定。道些須薄禮。權為二位尊大人甘旨之奉。斯文骨肉。勿得嫌輕。子期不敢謙讓。即時取下。再拜告別。含淚出艙。拿了尖擔板斧。伯牙直送至船頭洒淚。而別。伯牙命人開船。一路思念。知音心中不快。行了幾日。舍舟登岸。直至晉陽。回復了晉主。光陰迅速。過了秋冬。不覺春去夏來。伯牙心懷子期。想着中秋日近。奏過晉主。給假還鄉。伯牙收拾行李。帶着童僕。乃從水路而行。到船之後。分付水手。限於八月十五日。到馬鞍山。及至到期。剛剛是十五日黃昏。手下人稟明。伯牙還認得子期相會之處。分付停泊。遂出艙立於船頭。四下觀望。並不見子期的。

蹤影。又等了一回，想道：去歲咱原爲撫琴，方通知者，今夜仍撫琴一回，吾弟聞之，必來相見，命童子取琴，安放船頭。焚香設坐，伯牙取出瑤琴，調絃輕軫，才入音律，商絃中有哀怨之聲，伯牙停琴不操，訝商絃哀聲悽切，吾弟必有大變。來日天明，吾親上岸探望，命童子收拾了琴桌，伯牙下船，一夜不寐，早起梳洗已畢，便命一童子攜琴相隨。又取黃金十盞，帶在身邊，岸上遙望，望馬鞍山而行，出了谷口，兩頭俱是大路，不知去向，伯牙就石上稍憩，童子立後等待。來人問路不多時，左邊路上有一老者，右手扶杖，左手攜一竹籃，徐步而來，伯牙起身向前施禮，那老者不慌不忙，還禮道：先生有何見教？伯牙道：請問兩條路，那是往集賢村去的？老者道：這兩條路，就是兩個集賢村，左邊是上集賢村，右邊是下集賢村，不知先生要往那裏去？伯牙道：咱要往鍾子期住的那個集賢村去。老者聞說子期二字，一雙昏目，撲簌簌落下淚來，不覺失聲哭道：子期鍾徽乃吾子也。去年八月十五採樵歸晚，過晉國上大夫俞伯牙先生，意氣相投，行贈黃金二笏，吾兒買書攻讀，老拙無才，不會禁止，且則採樵負重，暮則誦讀辛勤，心力耗廢，染成痼疾，數月亡故，伯牙聞言，泪如湧泉，放聲大哭，不止。鍾公含泪回顧小童道：此位先生是誰？小童低低附耳道：這就是俞伯牙老爺。鍾公點頭道：原來是吾兒好友，遂拭淚相勸，伯牙哭罷，向前重與鍾公施禮。鍾公道：深蒙不棄，寒微之兒，臨終向老拙言道：兒生前不能盡人子事親之道，死後葬兒於馬鞍山邊，以踐晉大夫俞伯牙之約。老夫依他臨終之言，適才先生來的路，左一邱新土，卽吾兒坟也。今已百日，老夫提一陌紙錢，往坟前燒化，何期與先生相遇？伯牙道：如此奉陪，老伯到坟前一拜，命小童代鍾公提了竹籃，鍾公策杖引路，伯牙隨後復進谷口，果見路左一個新土，伯牙整衣下拜，哭道：賢弟在世聰明，死必有靈，愚兄此拜誠永別矣。拜罷，哭了好時，命童子把瑤琴取出，放在祭台上，盤膝坐於坟前，撫弄一番。伯牙道：老伯可知所奏何曲？鍾公道：老夫幼年也頗嫻習，如今年老，五官半廢，縹緲久矣。伯牙道：這是你下官隨意撫弄一短歌，以弔令郎者口誦於老伯聽之。遂誦云：憶昔去年春，江上曾會君。今日重來訪，不見知音人。但見一壑土，殷然傷我心。傷心復傷心，不覺淚紛紛。來歐去何苦，江畔起愁雲。子期子期，令我千金義，歷盡天涯無足語。此曲終，今不復彈。三尺瑤琴爲君死，伯牙誦罷，雙手舉琴向祭石台上用力一摔，摔得玉軫拋殘，金徽零亂。鍾公大驚問道：先生何爲摔碎此琴？伯牙道：瑤琴鳳尾寒，子期不在，向誰彈？春風滿面皆朋友，欲覓知音難。上難鍾公道：原來如此，可憐可憐。伯牙道：老伯高居在那個集賢村？鍾公道：荒居在上集賢村，還問怎的？伯牙道：下官傷感在心，不忍隨老伯登堂，今帶來黃金十盞，一半代令郎甘旨之奉，一半買幾畝祭田，爲令郎春秋祭掃之資，待下官回朝上表告歸林下，那